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出塞紀略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張鵬翮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張鵬翮

鵬翮字運青號寬字四川達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遷庶吉士改主事歷官文華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諡文端入祀賢良祠此爲兵部督捕理事官時所錄

俄羅斯僻在西北從古不通諸夏茲潛入雅克薩侵我邊陲遣師征討立即瓦解復蒙皇上寬宥釋還俘囚高厚之恩渙及異域史冊所載自古罕聞乃彼冥頑無知復蹈雅克薩遣兵圍困彼勢蹙請和茲蒙睿算周詳特遣滿大臣往議繼准憲臣馬齊疏請兼差漢人大臣擬出兵部尙書張玉書吏部侍郎張鵬翮給事中何金蘭御史王承祜四員題請上特命張鵬翮陳世安前往滿大臣具使事機宜一疏經議政王九卿議准題奉俞允往議大臣荷天語周密訓誡直斥其擅居我地之罪開陳義理以曉譬之俄羅斯之人始感我皇上覆育隆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界毀所修雅克薩諸城并盡撤伊國久踞之人而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適符我皇上數年前預料之神謀且索倫達古兒等國俱得安居此皆我皇上容虛周詳德威遠播之所致也臣鵬翮恭承恩命仰荷天威謬以儒臣馳驅遠域往還百日謹以道途所涉歷逐日剖記用以紀皇華盛事而聖朝控御邊疆遣使行師之規畫亦於斯備見焉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蒙賜使臣鞍馬弓矢綬幣有差

五月初一日陛辭躬奉天語訓誨周詳篤摯其使事意指咸稟廟謨以從事云

初二日寅時啓行。出德勝門。士氣勃勃。軍容甚盛。按旗行二十里。抵清河。上遣皇長子賜茶。列坐飲畢。望闕謝恩。乃行。四十里過昌平州。三十五里駐南口。

初三日早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岔道。卽明永樂駐軍處也。又二十五里。次榆林驛。環溪列營。水濁不可飲。忍渴至夕。是日兵部理事臣張鵬翮。語兵科給事臣陳世安曰。孤遠微臣。受皇上特達之知。每慚不能報稱萬一。出使絕域。正當竭力致身。以圖不辱君命。荷蒙聖慈。眷注特降恩綸。此高天厚地之所以難酬歟。世安每對鵬翮。刻刻感念天恩。雖馳驅載途。如神遊北闕。竟忘其在風塵鞅掌中也。按水經注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因山爲城。環關六重。疊石絕巘。烟嵐相罩。高與雲齊。淮南子論土有九塞。居庸其一。今榜曰天下第一雄關。信哉。中有彈琴峽。兩山相疊。一洞對流。好事者飾以精舍。奉關聖帝君。丹崖壁立如玉笋。疊嶂若翠屏。又忽玲瓏倚伏。莫可名狀。俯瞰溪流潄潄。山光水月相掩映。杜子美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可移贈此景。志稱水流石罅。聲若調琴。猶未盡也。

初四日行二十里。過懷來衛石城完固。今設一通判。三十里次土木堡。風猛撲沙。帳內熱氣蒸騰。無處可避。惟瞑目默坐而已。有頃微雨始涼。夫土木距京師二百里。明帝且蒙塵矣。我朝使臣持節遠涉大漠以北。往來萬里。按轡徐行。仰見至尊天威遐暢。功德兼隆。窮荒絕域。萬古所不及致者。罔不服從。經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

謂也。

初五日行四十里。過保安城。城設參將一員。又四十里。過雞鳴驛。次上花園。雞鳴驛石城完整。洋河遼其前。背擁雞鳴山。峯巒聳峻。紺宇凌霄。蜿蜒十餘里。陵阜妍秀。楊柳依依。地志名曰上花園。爲遼蕭后種花處。按名勝志。洋河自塞外來。東流注桑乾河。御製登雞鳴山詩云。鳥道盤空近塞垣。洋河如帶繞山根。卽此。

初六日早發上花園。大風。沙土迷目。帶臉罩行。山路陡絕。下臨河水。金幼孜所謂車行馬驟。毛髮慄然者也。出此二十里。地漸平。又二十里。過宣府。石城堅高。規模宏敞。夙稱塞上重鎮。今設總兵一員。口北道一員。午風息。十里駐柳河川。傳稱常開平進軍次此。土人猶能道其事。惜無片碣可攷。按廣輿記。宣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秦漢屬上谷郡。唐曰武州。曰穀州。遼曰德州。金曰宣化。元曰宣德。明曰萬全都司。領宣府等衛。獨石之東北。元初置開平府。尋號上都。歲一駐蹕。明初改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永樂三犁北庭。皆自開平興和出入。後大寧棄。開平難守。遂移衛於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旋即收復。去京師四百二十里。臂肩背重地。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大同丫角山。六百四十餘里。漢代郡鴈門地也。由此七百餘里。抵延綏鎮。又五百九十里。至寧夏。爲漢北郡地。迤南至固原。甘肅二鎮。卽漢安定。張掖。酒泉地。自宣府迤東至遼鎮一千餘里。卽秦遼東。遼西二郡地。皆號沿邊扼要。歷代防守。靡弗金錢。而人法不能兼善。我朝威德廣被。加天之無

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凡大荒絕域戴髮含齒之倫莫不來享來王幅輳之廣亘古未有九塞悉屬內地班固云邊城晏閉牛馬布野數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何幸於今日遣之

初七日早涼行平地四十二里過下堡城明永樂時所築也又八里出張家口兩山對峙石壁崎嶇如削中設一關環山爲城永樂嘗指此歎曰如此險人馬安能渡富哉言乎澗水由塞外入口清澈見底深不踰尺名曰定邊河傍有一峯聳立碑曰姑石兒路下有清泉甘冽可以養茗過此五里夾澗下營是日出關日霽風恬軍行踴躍日夕公議處將士與蒙古易市馬牛羊須齊值不許增減異同以累窮卒及處分毆兵小廝四兒塞內駐營處麥隴青蔥次早撤營按旗魚貫而行無纖毫踐踏可謂師出以律矣晚涼衣皮套按史記隴西北地上郡長城秦昭王築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長城趙武靈王築之自造陽至襄平長城燕築之其後始皇滅六國北擊匈奴悉收河南地使蒙恬將數十萬衆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師古注曰造陽在上谷界今張家口一帶是也

初八日早氣肅如深秋襲皮套山山峽中行二十里有土屋托羅廟古槐一株又三十里次察汗托諾亥大壩猶華言白頭嶺也平阜四周帶土多草澗溪數處而有泉者三惜少薪耳軍士知者先載薪以往否則採枯蒿佐以乾馬矢僅足供爨若後至則無矣山下有河一道卽達口之定邊河也有蒙古沿岸穹廬以居此中有皇莊與旗莊同蒙古雜處自此皆向西行

初九日。上崇山。石路崎嶇。約三里入平阜。四十七里。次博爾哈斯泰。猶華言柳條溝也。有小河。北流遶山下。蒙古依水草聚處。牛羊成羣。此河曲折遶營。清甘足飲。名之曰清河。道上見蒙古五六家。穹廬而居。其廬上穿一孔。中安一竈。以糞餅置廬上。臭不可聞。衣敝布衣。男女同處。較中國之貧民更苦。中刻上遣侍衛喇齊。賜使臣及將士牛羊。望闕謝恩。天油然作雲。帳外挑渠以備。夜果小雨。皇恩真同雨露。令人起舞。

初十日。小雨。行六十里。次哈喇郎。有水草。甫割營。雨止。夜隕霜。

十一日。行平地八十里。

中國有

次佐漢郭兒。有水西南流。濟軍士汲。取字曰清溪。兩阜青草可以牧馬。

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清流。暫憩其處。觀從者拾馬糞處糞。載之俱往。以供爨。初見道傍石礮遺跡。憶古時此地必然可耕。至晚割營。見山地新墾。未見所藝何穀。再覩榆樹一株。大可合抱。午未時頗熱。河水。和炒麪飲其半。停盞視之。見小黑蟲如菜子大者無數。游泳其中。而衆人已飲畢矣。嘗聞誤飲水蛭。雄黃可以解之。然衆竟無恙。亦不須服雄黃。意者天祐命使及諸從者。而水族不能災歟。

十二日。行平道八十里。

抵中國之

次他喇布納。濁水遠流。鹵地草稀。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清泉。望見喇嘛寺一所。將至營門。古堆上有二石柱。鐫蒙古朱字。或云界石也。

十三日。行五十里。入山。次呼盧蘇泰。猶華言葦子溝也。山形環秀。清水繞流。平章審視。云是吉地。鵬翮世安登山。四望空闊。祇見軍士牧馬山阿。或坐或伏。窩南白翎。迎風飛舞。因誦北征錄曰。倦時少睡。

半响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此出塞至言也。旣而論經濟。衡人品如雪亮。亦快事也。因字此水曰快河。是日相傳爲關夫子赴會之期。必雨。及夕果應。關夫子之神靈及外國如響矣。夜凡四起。窺守更人役俱熟睡。遣人喚醒。因悟天下事。凡寄耳目於人者。類如此矣。

十四日辰刻雨止。啓行五十里。次阿托和三軍劄南山下。中有水一道。南流半濁。牧馬山阿。未刻甫下帳。雷雨夾雹。一食頃止。

十五日大霧。行五十里。過三小溪。入山溝。石峯聳峻。澗水繞流。樺木敷榮於山阿。喜鵲翔集於條枝。俄而雙雁嘹唳。若告我以塞外奇觀也。紅花盈疇。遠望如錦茵。近視之一莖四朶。形如蘿蔔花。而十二瓣。其山出雅烏雛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又二十里。次葉不孫郭兒。地稍平衍。清水北流。土人云。心肺二山相連。有九十九泉池。按史元太宗嘗避暑於此。其泉發源官山。流爲黑河。再見榆樹二株如蓋。累石豎旗。云是蒙古祖塚。遍野有花如牛賴子。叢生並開。蕊紅而花白。微香。根臭。名曰小人草。是日採薪爲爨。

十六日行十里許。有土城。周環可十里。名巴爾蘇台。未知築自何時。傍有方山峻嶺。俯瞰城下。當年亦不可守。策馬往視。其中惟有斷壘荒草而已。二十里踰峻嶺。入深谷。草木叢生。羊腸一道。兵家所慎。今賴至尊威福。蒙古臣服。統入八旗。如行內地矣。五十里出山。入平地。過清水河。駐昌阿兒托諾甫。下帳。微雨後頗熱。衣單袍齊集會議。漢軍照旗分附入八旗下營。整齊嚴肅。以示威遠人。是日溪邊

始見小魚如指。游泳藻間。蒙古帳外有場圃。穉子以木臼舂炒糜子。取山木爲薪。

十七日。行四十里。有廢土城。周圍可五里。側有浮屠七級。高二十丈。蓮花爲臺。砌人物斗拱。較中國天寧寺塔更巍然。篆書萬卷華嚴經塔。拾級而上。可以登頂。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氏。俱漢字。平章登二層。取喇嘛經二葉。橫書蒙古字。無有識者。仍返原處。土塔寸許者數枚。剖視之。或麥或糜。云是念佛所積供。入塔內數武。有井甘冽。設小帳憩其處。蒙古土屋相望。一瞋目黑漢。獻清茶炒糜米。其茶乃中國黑茶所煮。並無奶酥。暴日中。亦堪入口。嘉其壺漿之誠。犒以羊肉火腿乾魚十香菜共一盤。黑漢跪伏帳外。頓首並不審味。撮而食之。因告以魚刺難咽。彼不解漢語。乃以箸撥魚其傍。彼食肉訖。亦頓首而退。此二日所見蒙古。皆有土屋。能耕種燕麥糜子。時方五月中。麥僅二寸。其土礪可知矣。又二十里。次甘察莫都。夾水列帳。部伍整齊。牧馬平地。蒙古二百人防圍外。

十八日。行十五里。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城周圍可三里。惟倉庫及副都統署瓦屋。餘寥寥。土屋數間而已。城南有關夫子廟。留帝志二冊。欲使遠人知忠義也。住持漢僧闕邈。有蒙古妻室。其弟子二人亦然。婦人辮髮爲兩縷雙垂。而以帛束其末。帽韉與男子同。城南負郭有黑河青塚古蹟。遠望如山。策馬往觀。高二十丈。闊數十畝。頂有土屋一間。四壁累砌。藏以瓦瓮。此喇嘛所爲也。下有古柳一株。眠地中空如船。而枝幹上伸蒼茂如蚪。窠有烏雅。較中國却大而聲啞。物之不齊如此。而況於人乎。塚前有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綠琉璃瓦。

礫狼藉似享殿遺址。惜無片碣可考。石磴有蒙古字。侍郎溫他往譯云。是喇嘛所作。非古也。未刻小雨。理藩院所帶鄉導至此。咸推不知前途路徑。因訪得喀爾喀貿易人二名爲鄉導。滿大臣甚喜。各解衣衣之。因憶成宗有言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可乎。誠哉是言也。是日給糜米爲兩月行糧。

十九日入城觀甸城碑記。其略曰。豐之爲郡。其來尚矣。地名九原。雲朔三輔。控御方面之劇。金置天德軍節度使鎮守焉。風俗惟淳。民物尚朴。厥土惟瘠鹵。厥田惟下中。原高且平。墾耕牧養。軍民相參。居止郡南。負郭黑河青塚。古蹟仍存。郡北一舍有環遶之山。名曰祁連。中有捷徑。故道甸城山谷。比之銀瓮迢遙。漁陽險阻。近增一倍。抵天平七十餘里。歷經沿革。山水泛漲。阻妨車兩經行。寒暑遞遷。人無舉覆。粵有本州監郡傑烈。奉議知州郭承務同知哈喇不花。承務判官倫忠勇等。典牧是州。鳩集丁役。蜂聚平治。經之營之。不日而就。以致險隘之地。遂成平坦之途。奔驛駕車。引重致遠。過者無不忻懌。又於三岔山路深重狹隘之處。設置巡兵警捕。一所盜賊畏伏。商旅通行。路不拾遺。民無病涉。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建裕齋後人李文煥撰書。此方山圓秀而寡木。水淺狹而鮮魚。厥土瘠鹵。厥產馬駱牛羊。人短小而輕捷。善騎射。其性然也。以酪爲漿。以肉爲食。盛夏著裘而敝垢不以爲恥。男女共處而不以爲嫌。其習然也。倘教之以詩書。申之以孝弟。而以律法治其後。未有不變者也。其俗敬信喇嘛。而可否惟命。有少年顯者四人。呼爲呼圖克圖。尊之若神明。親之若考妣。至梵宇

之壯麗。牛羊之供奉。其餘事也。未刻雷雨。有頃止。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唐豐州當在今河套內。四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寧夏衛靈州所也。設知州並倅官。而轄於大同總管。今設蒙古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所部八千人。有城郭土屋屯墾之業。雞豚麻黍豆麥葱韭之物。外番貿易者絡繹於此。而中外之貨亦畢集。乃扼要之地也。今聖德如天。皇威如靈。蒙古稽首臣服。樂爲內附。且屏翰中朝矣。按一統志。王昭君墓在豐州西三十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張鵬翮謂歸化城外番貿易。蜂集蟻屯。乃衝劇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良不可忽。攷之古碣。元爲豐州。設知州同知判官各一員。統於大同總府。興宜慰使所轄。今我朝威德遐暢。幅輳之廣。曠古未有。卽如臺灣遠在海外。亦爲郡縣。應照此例。將歸化城亦設爲郡縣。用府廳縣教官各一員。以寄撫綏教化之責。設滿州將軍一員。轄現在蒙古都統。卽金之置天德軍節度使。元之立大同總府。其意一也。歸化一帶。土廣人稀。將死罪中有可矜疑免死之人。發往開墾。填實地方。其新設郡縣各官。照臺灣例。三年陞轉。以鼓其奮庸之念。今我皇上所頒上諭十六條。中外文武臣民講讀。乃化民成俗之本。應令各官於朔望日。齊集軍民一體講讀。使知聖化。其軍民中有清秀子弟。令教官教習漢書。俟其通曉文義。亦照臺灣設科取士之例。人有進身之階。不輟絃誦之音。化朴魯爲禮讓。變狡悍爲忠義。莫要於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更遐荒之區。爲冠裳之地。增版宇而廣聖化。度越古帝王遠矣。

二十日早發車輛先行。午刻甚熱。

二十一日行九里入祁連山。

此山亦名祁連山。非元和志

甘什四諸州之祁連山也。有土城廢址。疑卽碑所云旬城也。遠望石峯疊

翠入其中。則平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墓。紅芍藥杏樹萱花敷榮山阿。易

險阻爲坦途。豐州守張鐸之功不可泯也。十五里踰峻嶺。方言都倫大壩。土人樹木槍旗幟。累石積

薪其上。五里下坡。石溝崎嶇。車馬難行。加以石山壁立。溪壑幽深。師行宜慎。六十里駐昆都勒必拉

巴日夕矣。峽行乘駝自此始。

山路險嶺抵中國之百六十里。

二十二日已刻微雨。會議分四路行。各使鄉導導之。趙學士言分四路行。兵少勢單。向西一路紆迴。鄉

導無按程的見。不過意度日期。倘臨時迷道。而裹糧不足。則進退維谷。有誤七月初旬之限。將奈何。

索大臣是之。乃分三路東行。修國舅領鑲黃、正藍、正白三旗居右。馬圖章京領鑲白、鑲紅居中。索大

臣領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居左。而相距不出百里。聲息可以相通。

二十三日無路徑。鄉導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喇嘛穹廬而居。飾新涼棚其前。又二十

里。駐席喃莫洛。有清河一道。足人馬汲飲。兩山亦堪芻牧。北征錄云。蒙古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又

平矣。今來塞外。始知其言不謬。是日炎暑中飢渴交迫。息馬山澗。求水不得。而一勺梅漿。難供衆渴。

嘆曰。顧安所得涼茶一碗。老米飯一甌乎。夜大雨。至四更止。

二十四日聞軍中言。昨夜馬驚逸者衆。兩漢官黎明命人往求逸馬。俱得之。諸將士紛紛失馬。駐軍以

竢其獲。是夜三路馬俱驚。可異也。

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圖。有河水遠流。草色青蔥。趙學士帳中聽箏四時曲。有離人思故鄉。對此轉淒涼。塞上苦狀。卻被二語寫盡。未時雨至四更止。深夜帳中聞雨聲瀟瀟。念從者露體牧馬苦狀堪憐。

二十六日風涼襲套。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平原迥合。氣勢攸聚。昔人城此。亦知地利者也。自此山澗有水之地。蒙古零星而處。常登嶺觀我軍容。未刻北風大作。烏烏有聲迎馬首來。馬遂不策而馳。漢書云。邊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豈不信哉。二十里次察汗卓魯。計程七十里。有泉源可汲。惜草少耳。

二十七日涼風刺面。如中國十月氣候。將士有服皮袍者。蹶平阜七十九里。次門西臘木倫。沿途蒙古居者絡繹。未至營三十里。有黑泥河一道。草亦稍有。此處河水稍清。而草則不及耳。鷗翻久困戎馬。髀疣爲之碎。血漬滿衣。

二十八日行平道四十三里。次哈納烏蘇河。水盡牛溲。臭不堪飲。童阜沙磧。止產德勒蘇枯莖。間雜嫩草。牧馬駝以此深虞不足。

二十九日行平沙中。一望無際。寸草不生。馬前惟見沙堆疊疊。此古人所謂大漠也。出此三十里。忽有青草百畝。肥脆茂盛。停驂牧馬。殆有神助。過此復平沙六十里。駐阿爾七金他納。竟日無水。始此乾澗有蘆葦。勉強牧馬。下濕處掘地三尺餘。得水有土氣。公議留人在喀龍喂養疲困馬駝。及預備輜

重前途易進而歸計有備。土人言張家口徑路至喀龍交界止六七日。理藩院迂道至一月始達。此馬駝疲敝甚多。將士辛苦倍常人。懷怨怒。

三十日出軍門。滿地矮樹紛披。狀如小柏。生採爲薪。卽能燃。踏平岡六十里。亭午暑氣炎蒸。行人渴甚。無水可求。忽風雨灑然而至。少解渴暑。人馬安然而度。皆賴皇上洪福。天心默佑也。下岡二十里。駐喀龍。平阜夾岸。怪石磋砑。地勢低凸。掘三尺餘。水鹹。煮羊烹茶。變黑色。令人腹疼。地枯無草。無薪。軍中燃馬矢供爨。

六月初一日入喀爾喀界。石阜怪狀如齒牙戟劍。地盡沙石相雜。草木不生。行五十里。次哈呢哈達。亭午甚熱。久旱之地。山童草枯。牧馬無處。掘地數尺不得水。復求之山阿。得泉眼。人馬汲飲立涸。

初二日風涼。平阜起伏。始見草色青青。行九十里。次克勒孫。掘地三尺餘。得甜水。僅足人馬汲飲。是日路有流沙二十餘里。陷沙一處。馬誤行其中。陷不得出。車輛不可行。毀輪自此始。喀爾喀國人身長者多衣布袍。領袖鑲皮。腰間細摺。而野心較甚。

初三日軍中車輛未至。用馬駝負重致之。

初四日冒暑行七十里。次科尼赤。掘地不得水。祇喀爾喀人自飲泉眼二處。軍士得潤渴腸。四更微雨。天氣涼爽。人馬得此不甚痊。是日始食黃羊。氣不羶而味頗佳。塞外珍品也。

初五日辰小雨。乘涼行七十八里。次阿爾哈爾蘇巴。掘地得水。有土氣。牧馬亦無草。

初六日行五十五里。次噶爾果拜。必途爾回不納。有小河一道。紫泥臭濁。獨茂草盈尺。馬爭食之。鵬翮體疲甚。減晚餐二日而不思食。至三更始就枕。怪風烏烏南來。軍士咸起釘櫬。斧音與風聲相雜。

初七日天濃陰。行七十一里。次烏蘭忒門。東邊山阜下有舊井。水可飲。就其處掘水。亦足飲馬。獨枯地無草耳。此上數日俱有小木如松。而葉圓長。可採爲薪。是日有軟沙五十里。

初八日行三十里。入山溝。有溪水嫩草。停驂小憩。復行七里。駐克勒阿祭拉漢。時方亭午。道上見喀爾喀國人。挈孥載帳而去者。詢知喀爾喀與額諾德戰敗。而部落各奔。未刻會議。道人約會。修馬二使臣同至前途。合軍以待。

初九日風沙撲面。暴日薰蒸。行百里。次查哈馬克圖。鵬翮身體勞頓。腰膝酸疼。不能自支。伏地偃臥。從者掘地無水。至更深不得飲食。馬無水草。空繫達旦。勞悴旅愁交集。是日道上見喀爾喀國人奔潰數千。因詢知其國王及喇嘛俱敗逃無蹤。其部落各鳥獸散。夫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圖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至此其塞外伎倆可知矣。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酉刻會議。前途擾亂。不便孤軍深入。此地無水草。不可居止。欲還軍克勒阿祭拉漢。待修馬二使臣至。商酌機宜。仍行文附近車城台吉。詢喀爾喀情形。並阿尙書音信。鵬翮世安。意主附近左右尋水草可住之地。合軍前進。力持還軍。不可甚至引軍法以沫之。而衆口極言還軍便矣。軍中棄馬始此。